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元文類卷二十

元　蘇天爵　編

碑文

帝禹廟碑

鄧文原

至大辛亥紹興路重修帝禹廟成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某等遣使驛聞請紀其事鑱諸樂石而以命臣文源制曰可顧臣膚陋嘗待罪詞林今又職司儒校敢不對揚丕顯式昭祀典垂憲來今謹按史載帝即位會

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其事與記禮言虞帝南巡葬蒼梧者皆語相傳以久至於封泰山禪會稽則尤為後世侈功好大者之論而非聖人崇德務本意也嘗以五服計其道里遐邇則會稽寔在要荒之外先王省方肆覲政教是敷非若御八駿樂觀游除道周衛而勤民于遠然帝自肇功疏鑿告成錫圭躬膺歷數年逾百歲矣猶不肯一日自暇逸以居於萬民之上則夫子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豈非萬世之大訓哉厥初巨浸稽天

民用昏墊孰任已溺懋於奮庸天啟聖人聲律身度勤躬胝胈以宣地利以奠民極功施無窮考禮報本匪越人所私爰自少康之庶子無餘始封而命祀益少康距帝僅五世嬰時孜艱復修墜緒一成一旅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繄帝之德足以繫屬天下而庶子無餘亦克祚于東土世席休光以及周之末季凡越之人羣居畊鑿服習聲教遡原而上曷可食息忘也矧覩其因山之制而遺衣服藏焉歷世推崇或著禎祥神兹顧享皇元受

命義周仁洽綏定幅員稽諸版圖貢輸則在昔九州區
域止及海内職方之大軼古無倫追惟有夏治格幽明
山川鬼神壹是寧謐列聖繼承用弘玆道誕降璽書凡
在祀典者命有司肅修時祭棟宇傾圮官為繕完若江
浰所理聖王之祀宜莫先會稽焉戊申歲土荐饑疾癘
仍臻民多流殍臣某以季冬來領郡事慨然曰古者二
千石朞以共理當為民省憂吾其敢怠忽明年春白于
宰臣凡荒政若干事既得請還謁祠下周視梁㰅風雨

歆壓𡼏冕弗治丹雘漫漶先是宋政和間即廟為觀逾年更為寺歲侵視隳百廢莫興乃首議復廟田之私質于民者以贍衆鳩工克具傭役惟時鉏荒斧堅民士競勸礱石以楹陶甓以甃庭觀嚴敞殿廡翼衛若帝臨止川谷賁輝以帥府命給中統楮幣二百七十一定有奇是役之興庶幾乎知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矣竊惟帝之平水土也九賦既均又曰六府三事以示天下萬世治道之本獨洪範九疇未嘗為虞帝敷陳其說後千有

餘年箕子始以為武王告使箕子蒙難而不獲信其志又無武王者興則九疇將遂湮而無傳乎自夏歷商孰傳之而至箕子其事遠莫可考世知帝功與天地並而洪範九疇鮮有能研精理奥究諸力行者使其書徒以言語傳漢儒旁摭庶徵推致五行其言非不較著明甚而先王綜理天人之要亦已微矣八卦九疇道相經緯天所以畀聖人者豈偶然哉聖上纉承大寶丕建皇極中外大臣務肩忠藎謨協贊襄蓋將絜斯世而躋之三

王之盛神人具孚歳則順成慶浹華裔惟帝妥靈於土嘉飫徳馨亦永永億萬年無斁臣謹稽首再拜而詩之其詩曰

淛河之東有山欝蒼鎮于南土夷視崇岡昔帝會同圭璧斯皇翩其飈馭若帝陟方若彼橋山弓劒是藏維是横流潰潰懐襄燥川静谷成賦定壃帝躬菲惡俾民樂康鑄鼎象列謨訓範防功加九有道尊百王世嚴秩祀登薦肅將牧臣有惕顧視榛荒乃堂乃構邃宇周墻吉

蠲來享雲旆龍章緊帝賚肓時厥雨暘物消疵癘歲詠茨梁永佑皇圖儲慶發祥即山勒銘德遠彌光

漢番君廟碑

元明善

饒舊有番君廟范文正公為守時改作於州治西北距今蓋三百年廟日以壞延祐四年三山王君都中為守乃重作之廟旁又作芝山道院館道士以為廟守番君廟者祀漢長沙吳文王芮也方秦毒虐天下秦吏亦乘而毒虐其民存者嚚然咸思覆秦殺吏獨番陽令得江

湖閭民心號曰番君及諸侯兵起遣梅將軍鋗助漢入
關得王長沙功著漢令然番人奚有王之功高哉徒知
令之德我而已後雖去而他都世世不忘廟而祠之尸
而祝之此民之心也此文正公之所爲改作也王君忠
信而說禮連治大郡皆著能聲今守饒又能跡前賢所
爲以爲治安知今日所思者他日不以思王君哉廟成
圖之以寄郡人玄教嗣師吳真人曰此真人昔嘗勸我
者今成矣廟當有記真人屬筆於明善遂作漢番君廟

碑其頌曰

翼翼新廟有寢有堂薦我溪毛奠我酒漿靈舞靈歌冀其來享誰縶君駒芝山之嵎誰維君舟番水之洲君不來遊增我百憂靈風清凄陰雲冥迷彷彿君旗導以兩螭君其假思使我心夷君既醉止錫我繁祉庾有稻粱倉有絲枲飽暖而嬉疫癘不起太守作廟從民攸好春而有祈秋而有報猗千萬年君子是傚

侯府君夫人李氏祠堂碑　　郭松年

夫人姓李氏北燕縉山人生有淑質既長婉娩聽從不學而能父母鍾愛之擇其媲以歸邑人侯氏之子士温侯氏大姓世雄鄉里而士温亦賢子弟號衣冠族遼金以來蟬聯名宦不絶著稱雲朔間夫人始入門其家人上下目其容止閑雅皆悅以相賀自是閨門肅穆雍如也生二子曰進曰慶夫人年二十有四而士温卒居憂哀毁踰禮既免喪事長撫幼愈益恭勤不少怠親黨憐其年少煢獨勸改適則曰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禮義

也吾一婦人而事二夫豈禮義乎哉因以死自誓不失節志竟莫奪聞者歎美之貞祐初金政寖衰皇元太祖肇基王業義旗南指屢敗金兵金主畏偪徙都汴以避其鋒驅士民搶攘南渡夫人攜幼孤褁糧行之草行露宿未嘗汚強暴虧婦節既渡河寓居宿州雖流離頓挫顛沛造次擇師友教養二子不輟二子亦穎悟絶人能動心忍性卓卓自樹立既而進以吏事明敏大為宗室完顔公所知公時行樞密院事於宿審其可付重事表

授下邳元帥府經歷官佩銀符凡府之謀畫教條與夫
升黜守戰賞罰之用皆先事應機而辦以功累遷保静
軍節度副使癸巳之變總戎淮海没王事一子曰玠慶
驍勇善騎射由武選仕宰相以其才堪將帥起行間擢
萬夫長金季朝廷以北兵方張慮宋人乘釁襲我腹背
受敵命慶以本軍戍蜀漢遇敵戰死一子曰瑛甲午歳
金亡宿境大飢人相食夫人與孤孫玠瑛處瀕死者數
四嘆曰始吾南渡與二子俱今皆死國難惴惴殘喘亦

何所惜但念侯氏一門不絶如綫重遭荼毒吾何敢不力適歲飢乏食宋人船米數萬石濟宿民且誘之完顔公以國破君亡外無蚍蜉蝗子之援遂欵附人賴以生范陽人張子良素居公麾下為裨將公死子良雅不屬宋且念桑梓顔形於言色宋江淮大都督余玠覺其意陳兵脅宿民悉内徙泗州子良愈不自安皇元革命遂舉城來歸朝廷以為京東行省仍領歸德府總管府事侯氏從而字焉某年月日夫人齋沐易服名玠瑛立床

下戒之曰吾自歸汝家七十年矣遭世多虞備嘗艱苦
汝所知也子死國難孫克樹立今年近期頤死無所恨
修身齊家汝宜勉之語絶枕肱而卧遂卒享年九十以
某年月日塟于睢陽大陳村之别墅夫人慈祥樂易接
下以仁事上以禮再遭變故臨難不茍雖白刃在前未
嘗怖悼失度少變其節及二子貴顯分旄節握兵符光
昭門楣無一毫驕泰色是皆烈丈夫之所難能而夫人
處之裕如加以安樂壽考及見其孫玠瑛力學為儒佐

大府縻好爵聲光洋溢享甘旨之養不以疾終天之報施善人爲何如也今上初即位方以孝治天下將一變衰俗以復乎古而貴近舉是以聞上嘉其貞節許其家立祠奉祀祠宜有碑勑臣松年爲之銘銘曰

天地定位綱常以分女不再醮禮具成文猗嗟夫人有猷有守爰從弱齡喪其嘉耦煢然弔影將彼二雛啼寒號飢其志弗渝雞鳴膠膠不替風雨栢舟摇摇載罹寒暑金德既衰大駕南巡伯仲聯翩以登要津伯也剖符

仲也秉鉞偕殁王事偕有休烈夫人之德夫人之教粤侯一門兩全忠孝神元撫運景命惟新亦有孝孫侍于夫人嗷嗷林烏受哺于子售其功德孝孫之似天錫眉壽降福孔多原始要終其樂如何堂古之制享時之祭勒此銘章以訊來裔

光州固始縣南嶽廟碑　馬祖常

五嶽奠五方之地而各神於其人風雨日月之交有年穀之順成民物之疵癘焉南嶽祝融之墟距固始記里

二千然皆古楚封域是其神必靈於一方無疑也神而靈能變化佐天地主宰象形流行蕩摩又豈閡於一隅哉傳有曰山澤通氣氣块圠旁礴扶輿充兩間者大而不可以擬言衆人挾中而咸私其鄉神則罔不通也神而通則雖廟祀於他邦亦宜哉予嘗被命代祠衡嶽且辱宗伯之職矣知典禮咸秩無文嶽瀆上之所蠲吉有事者也僣有厲禁非民之所得禮也國家以仁治天下示民大同斥雕華而不用凡山林丘陵墳衍之神能福

於人鄉人得祠之俾或禱而得年穀焉得無疵癘焉兹
亦上之所願推施於下者不禁也地又匪天子歲時遣
使之位禱又不大爽於禮禁廟無煩官司而民樂相之
居民上者又忍不因其俗而順悅之乎是三者皆應記
也廟事有成悉汝南民李聚之力鳩材庀徒百工並興
富者入貲窶者奏技蓋聚嘗病若有物憑之者自言爾
作廟則愈今聚年七十矣衣結躡屨北走京師繪廟之
圖介昭功萬戶總使府副使劉文秉御史臺管勾王珪

拜馬常祖丏文歸而刻諸廟中載考廟屋為閣者五間為廡者二十間為後殿者三間為門者為別室者大小凡若干間皆象神儀於其中外鑿二池瀦水植蓮客來游者憇息有亭東為石矼周為繚垣對樹嘉木合陰成列已蔚然而稱神棲矣固始吾州之屬邑也父老子弟吾之所敬愛者也既來請文夫何讓焉迺為詩以侑邑人迎送神之詞云信民生太平之樂愷也詩曰

南山隮兮興雲雨我田兮賴我神君神君降兮水渚幢

駢羅兮夾以斧戚不祥兮無疵癘順年穀兮吾食汝吾食汝兮何報鼓以牲兮蘋芼來連舞兮樂于廟翼翼兮子趨載擊鼓兮閔年秔盈疇兮秋盈田富壽愷兮衆咸熙自今茲兮樂民時維茲邑兮孔休神福汝兮多來牟汜布濩兮霈四海充無垠兮神咸在

漢濟南伏生祠堂碑　張起巖

暴秦焚滅經籍欲愚黔首黔首固未可愚秖自愚以速滅亡而經籍之在人心者如日月之揭乎天固不可得

而滅也噫秦灰已冷漢策聿新孰謂禍難散亡之餘而有伏生歸然久存獨能壽遺經於胸臆以傳來學而新生民耳目哉是蓋天相斯人畀之以九十之年而其所以託之者有在也濟南鄒平縣治東北十餘里號伏生鄉伏生之墓在焉即墓所有祠歲久弊漏縣尹大寧曹明叔視事之歲躬拜祠下顧瞻徘徊睠先賢之所藏仰遺像之有託慨然興懷營修完飾輪奐一新率邑人士與凡在官者具牲醴以祀復專其子憲來請曰願有述

起巖緬惟先生之有功於斯文天下所共知後世論次
其功贈乘氏伯號曰大儒從享孔廟天下通祀唯鄒平
以其鄉獲私展其敬既别祠縣學又即墓建祠其趍向
可知也今曹尹復能崇墓葺祠俾邑人益知有以景行
前哲而進于學于以化民成俗是真能舉其職矣起巖
齊產也聞其請故不敢辭既書其事因附所見俾來者
有攷仍繫以銘按漢儒林傳伏生名勝爲秦博士壁藏
書以避禁兵後亡數十篇獨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文

帝欲名時已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掌故鼂錯往受之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孔安國書序但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藝文志尚書二十九卷乃其所授者漢儒謂之今文隋經籍志乃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授千乘歐陽生生授兒寛寛授歐陽之子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張生傳夏侯都尉有大小夏侯學宋葉夢得以書出伏生者二十三篇傳歐陽歙崇文總目

尚書大傳三卷為伏勝撰鼂氏以為勝終之後歐陽生張生各誦所聞特撰大義名之曰傳其說互有不同要之今文尚書出於伏生者則一也先生為秦博士秦坑儒無所施其學其學至漢始傳然則先生之學既施于漢而名以顯於後世故余不繫之秦而繫之漢題曰漢濟南伏先生祠碑云銘曰

於惟先生始焉其屯終焉則亨獨抱遺經以淑後人以慰幽貞行法俟命天錫耄年膚待治平竟以所授列于

學官其道大明書以人傳人以書顯垂萬世名稽古之力斯文與俱茲不曰榮從祀孔廟徧于寰區罔不欽承矧茲梁鄒鄉墓攸在礪世作程沈沈玄扃體魄所安祠以妥靈茂宰尚賢有壞必葺適觀厥成于鄉于學祀享相望閱千百齡穹碑有銘被之弦歌用侑爾牲

元文類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文類卷二十一

二十一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蔣錦城

元文類卷二十一

元 蘇天爵 編

碑文

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

姚燧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於今三代不論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後得以致隆數於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邑無有土地人民子孫或官卑力微往往不能為廟與雖為廟

以記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祭既用生者之禄勢有必不能致隆者姑借先宋氏言之如文潞公作廟洛西其先未嘗將相也顧受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及子甫惟得祭以大夫禄是於不為將相者致隆其真為將相者復加殺也如斯者幾何人哉惟吕正獻惠穆於文靖范忠宣恭獻於文正世其將相者史册二百年間纔十一二見事亦曠世而希有者也然自中元以來漢人父子將相者故丞相史忠武公與今資善大

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諡武愍公二家重輝襲芳震耀一時豈獨為之子者信敬於昭昭厥考亦足以慰靈於冥冥矣惟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六朝門閥甚峻惟與崔盧鄭氏姻不連他族唐李王西夏甚盛强雖宋金嘗加兵終莫能服我太祖始平之其宗有守烏納爾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尚少求從父死為今分土淄州諸侯王所得於公為考後以金符監淄州有子十三人公次居四王妃愛其穎

異嘗子之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參決尚書事公代其凡為之李璮為逆有跡淄州君獨從公馳闕璮繫闔門獄中璮誅得出上盡賜償所亡失授公淄萊路輿魯總管後改宣武將軍益都淄萊路新軍萬戸與城夾寨圍呂文煥襄陽四年始下之加明威將軍虎符丞相巴延南征宋兵戍郢十萬城西郢鎖戰艦絶漢隘為陣我舟不可越乃渠黄灣拖舟泛藤湖以出唐港棄郢去留公後拒敗其追兵行拔新城沙洋下復

破夏貴陽邏口下鄂漢陽從故丞相何里公時以左丞戰荆口擒高世傑下岳進阬沙市下荆南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之又徙鎮常德左丞徇地湖南丞相兵及潮西以地遠援疏詔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師夔闢都元帥府江右公為左副都元帥破劉槃軍下隆興擒熊飛建昌撫瑞吉贑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昰衛王昺浮海趨福立益王元以景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

亦爭起兵公出定反地大破吴浚軍十萬南豐浚走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兠港伏屍三十里浚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尊窮追倂破趙孟營軍復其州而還隆興守帥覬利巨室罪以陰與賊連已誅夷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辜出其未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慰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江西宣慰使天祥復陷汀行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

及之空坑散降其衆廿餘萬擒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殂廟以端宗世傑復立衛王元以祥興移栅海中崖山近去廣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廣東進復梅循英德與廣之清遠走王道夫擊凌震海上獲船三百艘擒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芟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弘範至自漳與共圍崖山勢計窮蹙度不能國貧政陸秀夫抱衛王蹈海死獲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

十萬餘人翟國秀凌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淩港南海平朝京師上勞苦之其將佐與錫宴者二百功陞者千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移省荆湖凡虜男女奴鬻之者皆罪而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至易子以糴為發廩賑之所活為口亡慮十萬計征占城詔使給糧仗造舟海南取得其宜黎僧之民勸趨之疾還詔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將舟師追之敗諸洋中獲海艦三百始公策城天

長儲糓待賊欲衆議不果㽞夏軍士疾作漲潦冐營遽議旋軍賊躡敗吾後拒王以公殿賊閉永平關傳藥弩矢射公貫膝負創奪關出境以毒發薨明州年止五十最其平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為户三百萬嗚呼其亦勤已後薨七年而贈官賜謚封公之命始下王音仁煦恩重書棺人臣獲此哀榮極矣公雖不可作已安知其不肉骨九京邪公諱恒字德卿自號長白篤孝純至淄州君卒方擊兩王閫廣淄州君顧言我死必無

訃吾兒使會喪縱敵南海平始克銜哀摧慟屢絶且死謂所從曰為我語諸昆弟妻子吾不得以時喪先公既抱恨於終天今復棄養太夫人而身先朝露於是遐夷吾目不瞑下泉矣其謹事之夫人王氏視分土諸侯淄州王之妃姑也訃至夫人祕不敢聞之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見夢太夫人曰兒今死戰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再夢如是豈誠然耶夫人始情告曰婦無以安君姑氏心也覆是久矣始位民成服喪嗚呼死而精神魂魄

猶惓惓其親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子二人世安以監廣州從朝京師授新軍萬戸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再嗣公益都淄萊本軍萬戸後以正議大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江西尚書省罷今以上官衆知政事行中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踐公武已可見其才之無羞子職者自其既相亦解兵其弟世雄以宣武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臧有夏而王越三百年傳歷既長極崇而隳亦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匿耀王孫始甲徂東自西淄水幽幽東楚之流曰位不豐猶監一州有蝨吾民有梟吾土吾力不能天子肆汝從父奔告帝嘉爲心迺陟潛沈寢向用公決決漢水南紀所恃爲池襄陽金湯陛陛公將萬夫長圍四裸而竟下之岷江失藩沿流列城振落摧乾至莫難一文軌判裂萬里收功九重授策維是武庚狂志復殷爵人號年大蠢甌閩

兄終弟及公膺奮擊與闘四年崖山翦克血其鱷鯢南
海無波蝦馬筍衣其賚如何帝曰汝烈宜置在相授兵
而子西護湖廣公拜稽首天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
焉湖廣聽命壤三千里陰翕陽施賞刑自已及兵占城
轉粟黎僭歸佐皇子致討日南不測風洋冒履而三由
淄而漢由江而海其涉日深蜚聲日大蕞爾南夷曰尺
箠笞狃勝者家輕於出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敦弓綿
力犀甲敗雨避來弗迎邀歸以爭既犇先偏左廣亦傾

孰作士氣公殷奮武斬輻短兵援枹皷皷格鬬比死冠纓不顛裹轝馬革踐迹文淵維昔禡時皂纛有翩迺今還歸粉篆丹旃兆夢悠悠䰟魄遼遠致身移忠維孝其本黼扆思之錄其庸勞寵幽上公可謂曰遭公亡不亡公有良子亦秉國鈞寶其實似有嚴作廟籩簋維時神容與耶去此奚之維淄維漢維江維海其流或枯廟主斯毀何以麗牲樂石峩峩太史詩之以侑以歌

元帥張獻武王廟碑

虞　集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略定郡縣聲
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兵攻河南既滅金將移師取
宋乃總諸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耕宋人不
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
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祠王第八
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
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謚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
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祿大夫

平章政事諡武烈又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諡忠武皇慶元年獻武王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太師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諡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諡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

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病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上憫
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
朝有大政則就焉有間使來告集曰先王之廟在亳州
者庭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勲德則既具刻
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與國事不暇私顧其家
顧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集曰刻文
敢以屬子集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為太史屬固嘗知
公家世勲德及進講内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

雖不敏敢不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為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擾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世祖皇帝中統初置御用局以王為總管三年李璮叛濟南親王哈必齊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為行軍總管且行請璮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即

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瓊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瓊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必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瓊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内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瓊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瓊讋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

之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瓘所以得為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為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若見倉吏收民租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悦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

以為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恒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幸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閑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

陽益都兵壇所教也號勇悍難制度諸帥無足統之者乃以王為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户丞相巴延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絶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絶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因移

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
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
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
甲上馬横戈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
其後親率三百騎為長陣敵之步陣閒陳而待王下令
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為動至再
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
敗得奔還者庶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

郛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
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
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
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
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
差十一年丞相巴延師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
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為
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師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

洲王轉戰而前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行宣布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進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為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以預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馳驛至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洲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為一軍勁悍善戰至是

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珠與王當之兩軍夾水
而陣王以十三騎絶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
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趣
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頭殪馬下立陣者同口歡呼
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
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
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此戰衆尤服其奇雋焉於是
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軍陣於焦山南北

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支王之一軍横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圌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户亳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為請而遂還之忠武王之事憲宗皇帝嘗賜名巴圖爾巴圖爾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上又以賜王為名云是年冬丞相巴延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

於削號稱臣請以伯侄為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既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於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之期月境内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宋主既降而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昰與弟廣王昺南奔既立昰

於闔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
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
漢人恐乖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
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留兵守
之察罕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為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
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令豈可使汝復有汝父
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為心則予汝嘉令
付汝大事朂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遺燼未息延

命海渚奉討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苟以劒甲為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出上方寶劒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既拜賜日又諭之曰劒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恒為巳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挍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為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人持滿

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迴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内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

他將至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慴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逵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宫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甥韓在王軍中王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舟小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

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礮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南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磨崖山潮至必亟遯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為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之令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及舟將接鳴金

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項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此突吾軍而遁令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末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之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賜宴内殿慰勞良厚然王以瘴癘疾作矣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

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室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别遺言毋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劒與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内里祔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戸二十九年珪入覲上謂太師阿爾斐納延曰此家父子相繼自太祖皇帝

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於國者是爲最張氏史氏俱稱巴圖爾史徒以籌議不如張之百戰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敭歷臺省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辨捷出勇略絶人輕財下士拔材於衆已不以爲恵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辨愈明初

丞相巴延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為不可丞相為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簿禄宋内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

五坡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棰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它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為之垂涕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為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致力不懐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素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敢妄殺吏卒有病者必為親視醫藥不幸死

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即分頒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此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功乎甚者為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為之用及為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為之懇惻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子尚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略以澌盡雖欲廣聞不得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李王二公

之碑在可以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略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子一人某官某集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没所在求為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烝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

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為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勲臣之世業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矣故為作詩以備樂歌焉其辭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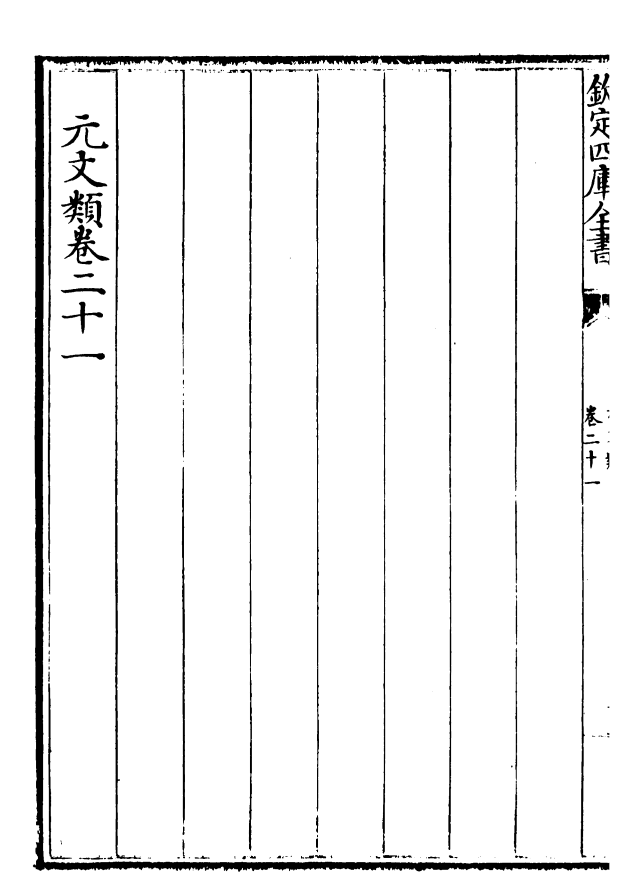
維昔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粤是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我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仁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木顛草偃有什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

受言敬共息銳養完牛酒旨豐王乃扣閤請具為奏若峻阪馳寧扼其後面上方略報不踰辰往臨厥都雷飇疾神丞相傳言天子明聖以順來歸請爾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勿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于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不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劒名甲副之抉瘴排炎廓為清夷膠舟于壑存其餘幾王言二進永訖炎紀横槊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

表于鯢鱷功名則有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以火大三
錫彌尊以啟王封冕舃佩圭瓰服在躬維兹亳人服德
以世享嘗于廟從王孫子於赫世皇濯濯聖靈萬神景
從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不顧永懷來格
言言新宮高明深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
其在此焄蒿浮游孰感而致維亳士女具曰不然我有
井里王為陌阡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頒
頒我藝黍稷亦有稻秔羊豕在牢以庖則盈茄蕭鐃鐸

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足昔我父祖荷戈與殳從
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既濡秋降霜露王來享兹從我
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洛亳庶士孰知其它王有嗣
子相我仁廟正言于庭必抉其要邃深蔽虧雇讒切膚
帝尚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赫如日斯烈捜奸率庸不
假豪髮臨軒待之命遄其驅託之股肱恩信渠渠天難
諶斯難起倉猝慮深謀遠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壓徐
徐亦惟世臣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永保陳經啟心

非法不道申申其居侃侃其容孚于帝衷以世師工王
廟奕奕視此無斁匪亳是私國有恒秩



元文類卷二十一

元文類卷二十二

元 蘇天爵 編

碑文

長春宫碑銘

姚燧

元真之始年秋九月七日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諤爾根薩里集賢大學士臣布哷齊奏輔元履道玄逸真人臣張志僊言臣之曾師長春子丘處機為全真學於寧海之崑崙山太祖聖武皇帝剗金之十年方事西域聞

其有道自奈曼俾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又急其見而遲其來繼俾以迓之抽兵以衛之與語雪山之陽帝之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靜以脩身帝大然之曰天遣仙翁以寤朕命左史書其言又以訓諸皇子者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已敕臣徐世隆載諸靈應之碑惟是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月詔因其號易所居太極為大長春宮猶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已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

刻金石則益不白於將來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事下翰林臣燧寔以其日直筆故得兢惕以奉明詔臣聞老子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服固非兵不能讋故萃衆智驅羣雄謀而鬬之櫛沐風雨露處暴衣審彼已以效成敗或累歲踰紀耘耔未平可謂紛紛事至殷也矧我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傃刃視徹四海之土疆墟萬國之社祧與臣妾億兆蒼然以生之黔首不啻疾

風之振枯槁非圂夫祝㮚蒙氾燭龍不照而馬足所及其勢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聾教不出禹迹者僅如耳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以來所無惟所有遠故后服益多惟為猷大故从焉而成功其事之般有百十於古先者于是之時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暇豫猶功成治定朿干戈無所於試之世不知為垂統之艱苦不待長春之告顧於老子取天下者嘗以無事之言巳陰契其說而㝠會其機嗚呼聖哉然考仲祿

之行其年己卯長春承命絶宋金使幣從其徒十八人者以行明年馳表謝之猶宿留山北辛巳會趣使再至始發軔撫州經數十國為地萬有餘里蹀血於戰場避寇乎叛城絶糧於荐閒之沙漠自崑崙四年而至雪山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觸寒凓畏皸瘃寧其身之不恤以憂軫斯世計是勞勚有不在開國之勲之下故帝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凡為是學復其田租蠲其征商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

北南已殘首鼠未平而鼎魚方急乃大闢玄門遣人招求得殺於戰伐之際或一戴黄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吾君於羲軒者歴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為是乎匹夫一言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為有司者猶罪以豪傑以武自斷而漁其羣以二三鉅萬之人散去九州統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屈子所謂名不可以虚作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于后世祖嘗語其嗣道

者曰乃丘祖仙翁朕及識之加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
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陛下以聞而知顧爲碑以表所
由則長春之名籍三聖以久垂者毋慼也臣又思之宫
之與碑宜一其時太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真人尹
志平李志常不請則宜以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
擁衛斯學之力而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
仙今請而輒報可豈天固存列聖未究以待陛下爲終
之耶矧即位踰月爲壇壽寧宫凡日月列星風雨雷電

百神之親上山川社稷林藪走飛諸祇之親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禋致之十一月與改元端月財九閱月實三為壇其後壇之延春閣天步一再親以庚止其為國與民介祉導和受釐請命者文亦極矣又虞自火經以還禁為醮祠今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先皇帝嘗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籙科範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為若然先皇之開醮祠者有成命也為犯法臣所不愛竟柅而止自今其惟以先

皇成命從事是世祖獨未究者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開也有門而來也有途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候方是詔下四海之人感激奮言始吾以為經厄之餘丘氏之學熄矣陛下噓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道者除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僊之身又冠之以寶冠薦之以玉珪被之以錦服皆前嗣教者所亡嗚呼仙之求以報盛德圖以疇至恩其子若孫與雲仍其來亡極者為陛下祈永永萬年當何如也臣燧敢拜手

稽首而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縱其武俾肅將之剗平下土既奠南邦西陲未疆逦鼓逦桴龍旗載揚何水不亂亡山不越萬國弱草剛風斯拔踰十暑寒振凱未曰六飛之騁硧硧其艱孰明帝心休其益閑繼夕以朝黃昊尚友方詔外臣道德資取崑崙載牽于于其來及之雪山年已徂濯漉厥腎腸為告悃悃兵匪至言身國之本維帝孚之曰天覺予飭無怠忘予訓史書虎符寵綏璽書誕告凡為爾

學其復亡撓又曰長春而所宿號即名而宫歸主其教
假以澤物宏帝之仁于死于俘必拯以全旋還其真子
孫衆有一絶一繼維世其守有惑其道而否臧之人曰
不然太祖皇之刱我世祖封植益力曰爾長春朕幼及
識太祖皇之維朕將之增謚四言焕其唐之有嚴令皇
乃聖乃哲身先孝治祖塗孫轍爰詔下臣伐石劘穹臣
拜稽首二祖之功豈人不忘維帝欽崇驅馬飛廉屬車
豐隆或從上帝陟降斯宫靡祥不臻奚祉弗屆於皇我

元萬禩攸賴

延釐寺碑

姚燧

大德八年蒼龍甲辰之秋制移江東憲使臣燧于江之西參行省政十月丙至裁再閱月嘉平宂弦王相塔齊爾自軍中啟遣開成路總管府判官常謙數千里驛致安西王教于燧曰吾蘇不忘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順聖皇后深恩大惠嘗請于帝求即六盤興慶池園為寺用資兩聖寘福以永帝之億萬維年制可加賜黄金兩

計者二百五五十楮幣貫計者五萬米石計者千四百五十規制一以都城勑建諸寺為師而小之又虞衆役顓俾有司緩則後功急將罷力命王相鄂爾和身綱維之而時其饔勞節其休作經始于元貞丙申省成于大德癸夘非託金石將無以白始此者吾之心成此者帝之力也汝製寺名而文之俾其令集賢學士劉賡書徵士蕭𣂏篆額燧敬受而伏思之今焉詞垣之臣雲烝林立教不是徵而燧之命實踈燧者嘗以文學及侍先王烏

乎可辭敢上本所自而言曰在昔憲廟大封宗室以世祖母弟國之懿中于後立極之十三年當至元九年詔立皇子為安西王以淵龍所國國之明年至長安營于素滻之西毳殿中峙衛士環列車間容車帳間容帳包原絡野周四十里中為牙門譏其出入故老望之怡曰怵心齋洛嘖嘖以為有國而來名王雄藩無有若是吾君之子威儀盛者其時撻河之外秦固內地教令之加于隴于涼于蜀于羌諸侯王郡牧藩酋星羅棊錯於是

間者靡不興金篚帛效馬獻琛輻輳庭下勃磎竭歷如
恐于後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予奪威刑之寬猛
彖制行之自餘商賈之征農畝之賦山澤之產鹽鐵之
利不入王府悉邸自有又明年詔益封秦王綰二金印
易府在長安者為安西六盤者為開成皆聽為宮邸用
不足取之朝廷歲或多至楮幣貫計者百三十萬裁七
年而棄其國明年詔遣今王嗣國之四年當十九年益
封江西吉州實食之戶六萬五千歲入楮幣貫計者十

萬二千春秋之服紵縗為疋各千嗚呼斯又歷古展親之末聞者於吉王未始至歲維闗中夏則樂其高寒即六盤居稽諸地志實漢北地郡之畧畔道道下於縣其吏長而不令後廢隋義寧中置樂蟠縣既謌畧畔矣六盤又樂蟠之謌然以其地介乎涼隴羌渾之交時平則列置監牧攻駒而蕃息之有警則命將出禦無有常制四海無所為而至者惟世祖淵龍之加兵大理也既嘗禡牙於兹及平而歸又飲至焉最其駐蹕三易寒暑夫

既久此必遺澤餘波深浹他邦而王父子再世受之古
稱河潤九里海潤百里信如斯言則發源天潢衍溢涵
濡將不千里其藩輔天子寬西顧憂者又不百世而止
也亦竊思之王之有國二十有六年克自卑抑恒遠之
宮而弗違處為天子援枹鼓進退諸軍于外以捍侮西
北其忠勤如何于此之地心焉慺慺求祈年今聖於昭
昭追福往聖於冥冥王考妣亦與薦焉為宇事佛猶不
率作得可而行其孝恭如何枚是數媺善孰與大書之

言曰天道福善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易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燧學儒者未嘗知為佛氏之言如佛亦眎是忠勤而孝恭者為善而福之則其教與儒可殊塗而同歸也禮諸侯祭其封内山川華之為嶽實王封内嶽祠之門揭為宣釐則表寺之名莫延釐為宜也銘曰

於昭列聖事佛盡敬爰質之書古無有並土木之工雕楹繪墉朱塵綺疏四帝之宮金莖一氣頡頏上下靜供之脩乘輿必駕佛逝悠久其言斯存孰為其言百世梵孫

帝度其孫而教善治無間邇遠京師必致匪徒致之曰
時予師坐而衽連出轡並馳有如今王於親則懿制地
千里規為時寺頤指其相展若易然矧錫金粟帝開其
先面勢畧畔八稔成績歸然都城勅建遺則帝師京師
時寺門楣以長以雄匪弟子誰鼓鍾之音梵唄之力釐
帝之餘必王之及帝億萬年王年斯千為磐石宗以固
以綿燧作是詩刻時樂石尚憑佛乘垂示無極

崇恩福元寺碑　　　　　　姚燧

大德十有一年先帝立極親祼太室乃慨然曰予曾
祖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至元
三十有一年成宗既祔廟矣而惟皇考實誕眇躬未大
尊顯肆類上帝誄行定謚曰順宗昭聖衍孝皇帝琢玉
寶冊納諸廟中尊皇太后以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
之號邇之為子遠之為孫其孝以慈可謂致極而於宸
心猶若未然明年至大之元詔羣臣曰昔朕萬里撫軍
北荒險阻跋踰躬擐甲冑北寇底平實艱實棘時有頋

言皇曾考妣皇祖考妣之豐功茂德皇考太后之厚澤深仁圖以報塞必俟他日振旅而南大建寶刹憑依佛乘上為往聖薦福冥冥慈闈祝釐昭昭下而億兆臣民休祥蒙賴初匪有求年千世百專利一已卿曹其灼是懐惟以其日鑾輅親廵胥地所宜于都城南不雜闤闠得是吉卜勑行工曹甓其外垣為屋再重踰五百礎門其前而殿于後左右為閣樓其四隅大殿孤峙為制正方四出翼室文石席之玉石為臺黃金為趺塑三世佛

後殿五佛皆範金爲席臺及趺與前殿一諸天之神列塑諸廡皆作梵像變相詭形怵心駭目使人勸以趨善懲其爲惡有不待繙誦其書已悠然而生者矣至其榱題梲桷藻繪丹碧緣飾背金不可貲筭楯檻衡縱捍陛承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刹所未曾有榜其名曰大崇恩福元寺用實顧言外爲僧居方丈之南延爲行宁屬之後殿庫廏庖湢井井有條所置隆禧院比秩二品守以相臣劃田外郡收其租入以給祝髮日廩月餼坤維爲

殿乘輿時臨留必信宿久或旬浹其急其成為何如哉功垂什八期以四年正月八日大慶賛將徧賚工官下及役夫何意其日奄以奉諱羣臣進勸宜如故事即踐天位皇帝未忍宅恤經時而始受朝稱天誅曰武宗仁惠宣孝皇帝恭抑之道亦云至矣又哀先志之弗竟懼成功之將墜飭敦匠臣益虔乃職罷行工曹入于留鑰曰凡脩營石水陶繪百工衆技汝實司之與煩文移人取汝所何若從汝自為則易為力而程督集矣且臣燧

汝文之碑臣測管以闚天子以四海為家何適非鄉而獨不忘其生所者人情之同漢祖西都闗中若忘沛矣及平英布歸過其鄉賦大風使子弟歌之曰朕千秋萬歲後魂魄猶思沛太祖奮跡龍庭斯固其鄉由世祖都燕宫室池籞百官府庫根柢乎此一歲乘輿留居者半以故武皇廵幸之還蒐田而歸必於是焉大饗飲至若鄉然剏建大刹位置行列棊錯星羅出其睿畫為往聖今聖薦福祝釐者尤所惓惓陟遐之日有未訖工在天

之靈懷乎故都他日過之睹是翦然而完槩然而新必甚懌曰畢吾願者真嗣皇為賴哉臣燧載拜稽首為頌曰　鈞之為地匪福不異其異維何由建而寺且地之有於開闢初何千萬年混為民廬何於其時曾不蒙福而至今也梵宮大築曰不難知譬人之身正氣周流隨日而新嗟若梵宮相方視址授其成規維昔天子寫材於江伐石於山言出風行草靡庶頑又假相臣汝往敦匠易衣寒暑飢俟汝餉于兹三年大立細捐垂欲落之

而陟配天皇帝曰噫朕兄所志有御未究其在傳次乃勑攸司無替爾程其用則取邦賦之經佛宇勑爲前古有是而其所無兩聖之治前聖往矣于佛焉依今聖萬年與日齊輝濤軌長江拳石喬嶽善頌之存梵唄攸託

普慶寺碑　姚燧

大承華普慶寺者皇帝爲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報德作也裕聖以歲戊午來嬪越三年大帝建極當至元乙酉方廿有八年裕祖陟天在疚煢煢茹荼與蓼上以慰

安大帝於倦勤中以惠鞠晉邸順考成廟之不夭皆俾不大盡傷乃心下為皇孫武宗聖上擇師取友督勸於學俾知先王禮樂刑政以為治國平天下之具若曰乃裕祖獲心九有者正由乎斯外接宗親之會見內飭宮臣之率職致孝極慈敦睦示嚴如是而善韜智晦明以藏其用大帝才之閫政于家則曰于婦是謀投大遺艱不言意喻廿九年順考陟方又二年大帝登遐柱傾于天維絶于地急變秋也徐為圖回未嘗大聲以色益示

暇豫經時無君四表不聞枹鼓一鳴名至成廟於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鼎易天下岌岌者為泰山之安俾聖子神孫得以乘承今億萬年大德二年詔武宗復撫軍于北日侍慈闈者惟今皇上一人耳故情不分而愛彌篤怡言煦之摩手撫之食焉而羹息焉而膚又伺有無而增益之會太官答難監龍興還由老無子自簿臧獲數千指牛羊馬駝蹄角亦數千田屋貲貨猶不與存盡獻之隆福宮裕聖則曰吾何庸斯其賜今皇上四年裕

聖上偃撤是獻屋為殿三楹事佛妥靈以盡孝思由前
順考之國河内未至而還乃與今皇太后克成先志出
居二年成廟登遐馳歸京師内難謀作兆緒滋章先事
奪之殄殲大慝清宫以待武宗之至既踐天位惟以其
月授皇太子寶中書令樞密使誕告萬方明年至大之
元視昔所作圖報弗稱乃慨歎曰德一也時則二焉始
之報也吾未出閤惟其身今也登兹元良可不為天下
報乃市民居倍售之估跨有數坊直其門為殿七楹後

為二堂行宁屬之中是殿堂東偏仍故殿少西疊甓為塔又西再為塔殿與之角峙自門徂堂廡以周之為僧徒居中建二樓東廡通庖井西廡通海會市為列肆月收𣏌贏寺須是資大抵橅擬大帝所為聖壽萬安寺而加小其磐礎之安陛戺之崇題楶之騫藻繪之輝巧不労焉亦大役也未嘗發民一夫皆傭工為之其費一出宫帑既其落止淨供之脩薦福寘寘或者裕聖乘雲御風陟降自天歆兹崇報必反而酬陰隲於下降福穰穰者

理則有之何難灼見焉惟今皇握黄圖以負丹扆其大
則天其威則雷霆其不測則神明推是報德而上之將
不裕聖一世而止其孝思遠及烈祖者何窮已哉崇祥
院臣請礱石以頌功德勅命臣燧臣伏思之佛氏之言
為書數千卷博大閎肆學佛之徒猶有白首不能遍覿
儒生未嘗夙一經目雖勦為說終爾膚近不能深造其
微故惟如勅所教惟詩報德其辭曰
有岑其宇有戭其廡有楹惟旅金鋪雕礎瞿瞿其瞻劇

劇其康秩秩其正於粲其嚴伊誰考斯帝宮亞匹則令
皇帝覺皇氏即其即圖以薦福于幽於我裕聖報德是
求惟我裕聖爲烈無競大帝遐征儲席虛正時我成廟
撫軍龍荒惟朝委裘三月皇皇萬里名赴天位畀據其
神而明孰測爲度如是拱默宮居深安陋昔后毋簾政僭
干惟撫慈孫於學知勵又開大平大業今繼始爲之小
其報猶私今焉一人以天下爲以天下爲誰尊裕聖嘉
與慈闈實普其慶往聖已矣慈闈萬年翼翼綿綿悠久

如天皇上之心初豈以已覺皇貞之其錫繁祉

應昌府報恩寺碑　　程鉅夫

城應昌之四十有一年上即皇帝位制公主僧格喇實封皇姊大長公主子阿哩雅實哩嗣封魯王命下之日主謂王曰應昌有土肇自太祖皇帝成於世祖裕皇而順宗皇帝今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實已所自出上篤親睦之誼承成宗武宗惇敘之志以有今日欲報之德惟佛焉依至大二年嘗規建佛寺于宮之東

曰報恩盡竭力成之既成請文勒碑昭示無極上以命詞臣程鉅夫謹按太祖初興魯國忠武王昂吉諾延以佐命元勲有分地約世婚而昭睿順聖皇后歸于我世祖太祖之孫色徹肯公主下嫁王子納沁至元八年始置應昌府以封其子特穆爾尚帝季女囊加特章公主未幾陞府為路十四年特穆爾北征有大勲賜號

元貞元年封濟寧王主為皇姑魯國大長公主

子德巴拉尚僧格喇實公主乃今皇太后之中子也大

德十一年武宗即位封皇妹大長公主德巴拉魯王逮
今嗣王祖孫凡五世國益大爵益貴恩數益異為之傅
以輔之為之羣有司以治之於是鴻吉哩氏維古塗山
有娀不足擬隆寺之建所以歸美報上昭忠孝也殿堂
廡門庖寮庫庾度經之室棲碑之亭金碧焜華棼橑宏
邃繚以周垣亘以脩塗一木一石必出乎己一夫一役
不煩乎民簡僧之有行業者曰智心主之日帥其徒請
演祝讃梵唄洋溢諸佛降監祖考來格帝室王家福祿

攸同謂之報恩不亦宜乎洪惟聖祖神孫霞斯天載斯
地廣大慈仁與佛一德皇姊嗣王克永孝思克廣德心
以崇佛乘宜聖上親親之道彌至而臣子報稱之誠無
斁贊皇圖於億載保王國以匹休猗歟盛哉臣鉅夫謹
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在昔太祖龍興朔方惟鴻吉哩忠武洸洸佐定中原遂
開大荒約締世婚申錫土疆實生昭睿相我世皇光天
之下德盛仁疆應昌既邦魯國是王貳館繼承奕葉重

芳連城列邑沃野相望設官分職乃紀乃綱婉婉皇姊愛積厥躬帝弟帝兄承于祖宗洎我聖母澤濬恩隆何以報之佛法是崇迺集羣材迺徵六工于城之中于宮之東爰作爰謀爰蔽我衷以奠覺皇以展孝恭飛殿峨峨列屋周阿丹題藻棁電轉星羅彤雲承霤翠霧凝柯天花夕雨貝葉晨哦慧日曬光祥風扇和寒松沃色碧海澄波水底佛慈百祿是荷磐石其宗礪山帶河聖母萬年帝壽且多佛法廣運皇道無頗

上都華嚴寺碑　　　　袁　桷

太祖皇帝肇定區夏視居庸以北為内地户族散處皆安其簡易在憲宗皇帝時將有事西南底慎舊章建置靡遑時則世祖皇帝治軍和林相厥地利曰維灤陽展覲會朝兹為道里得中稽衆契龜僉告允吉因地而名之曰開平焉歳在庚申世祖承大歴服建國改元削僭靖亂宗王殊邦奉貢效牽咸會同於開平繇是定為上都大興為大都兩京之制協於古昔矣省方有常庶職

攸叙商旅于來置而勿征首建學廟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龍光華嚴復立老子宫于東西相須以成化俗儆蒙繄二教是先具訓淵遠將垂憲永以為民則仁宗皇帝在東宫如華嚴惕然永思粤惟皇祖置慮弘廓建都功業弗克崇闡紹開是我子孫不大彰顯爰命守臣相畫撤而廣之踰十年將成仁宗陟方今上皇帝北巡狩回上都首幸華嚴若曰列聖在天神化合一朕罔敢有替述修聖明將於是有在廣植冥福神御周流

宜得以届止其以先帝所構殿鎮于後維五方佛像在世祖時素有感異復廣大殿以居之梵相東西挾翼以從凡尊事棲息悉如其教以備又别賜吳田百頃安食其衆至治二年夏六月丁卯丞相入宿衛上都留守司臣某傳旨命翰林宜為碑紀其成績俾萬姓蒙祉庶得以昭朕奉思臣𥨸竊以為天地生物無心以成維聖人有憂則曰物有不齊皇極是訓西方聖人則曰性本至善遷以隨欲慾由妄生性日益昏故為物為變至於摩

溘轇轕生死靡分於是有懺解之說焉有追崇之說焉彼生得以斷死得以離則本性湛空無有垢累道奚病矣華嚴設辭以富貴為喻終之以返真復初俾世之所景慕由境以入因境而悟入於無相其於喻也深有旨矣世祖命名亦將以警夫迷俗愍濟羣動與前聖相合者實在是聖聖繼承靡有鉄異臣楠屢從屬車閽首主是山者曰至温師以妙密縝緻為本行傳宗洞山與太保劉文貞公秉忠為方外友磊落有大計因得見世祖

於潛邸陳對明朗遂大器之六傳曰惟壽今授司徒際
遇隆赫於法祖有光壽能文辭守其道專固則永以傳
謹再拜稽首為之銘曰
於赫世祖武緯文經廣莫相攸堅墉斯城鑒觀羣生厥
性有恒驕鷙忿鬪失常是行沈眠昏惑執妄是成維政
與德具訓以儆善本性初為明為静猗與覺皇功始戒
定或喻以空或設以境空解境悟真慧永證巍煌華嚴
窮珍極瑰龍伏藻井雲凝瑶臺積香浮浮側鈮枚枚耄

犀畢觀心掉膽摧相旣永離虛空如埃世祖稽古是則是效曁于仁皇益闡乘教維皇御極承志廣孝列聖在天鴻績靡報顧瞻洛㕍展飾殊妙錫福兆民列聖之心拯彼大迷覺皇具陳謨烈顯承如歲之春物無癘疵膏熙沐淳億萬卜年刻銘堅珉

龍翔集慶寺碑　虞集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自金陵入正大統建元天歷以金陵爲集慶路遣使傳旨御史大夫阿爾斯蘭

哈雅命以潛宫之舊作大龍翔集慶寺云明年召中天竺住持禪師大訢於杭州授太中大夫主寺事設官隸之畫宫為圖授工部尚書王士弘往董其役斥廣其地為民居者悉出金購之土木瓦石丹堊金碧之需財自内出不涉經費工以傭給役弗違農有司率職庀功景從嚮應御史中丞趙世安承禀於内行御史中丞易釋董阿爾圖哈雅相繼率其屬以莅之是以吏敏於事而民若不知材既具期以又明年正月某甲子之吉迺建

立焉其大殿曰大覺之殿後曰無量壽佛之殿居僧以致其道者曰禪宗海會居其師以尊其道者曰傳法正宗之堂師弟子之所警發辨證者曰雷音之堂法寶之儲曰龍藏治食之處曰香積鼓鍾之宣金穀之委各有其所繚以垣廡闢之三門而佛菩薩天人之象設纓盖牀座嚴飾之具華燈音樂之奉與凡所宜有者皆致精備以稱上意焉賜姑蘇腴田以飯其衆上在奎章閣親詔臣集製文刻石以誌之臣聞金陵之虛自秦時望氣

者嘗言有天子氣至藏金土中以鎮之其後若吳晉宋齊梁陳南唐之君長據以為都會然皆瓜裂之餘僅克自保要不足以當王氣之盛夫孰知江山盤踞之固天地藏閟之久積千餘年而有待於我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淵潛之來處遂飛躍之自兹見諸禎祥行事昭著之若此者乎夫太陽之升麗於天光燿熙赫高深廣袤之區生成動植之類孰不受其煦燠而其次舍之所經知天者必仰推而志之天子以四海為家莫非聖明之

所臨鑒惟帝運之所由起天人應合之機實在於此其可忽諸今天子建極于中撫制萬國顧懷昔居勢隆望重非我佛世尊無量之福孰足以處乎此也茲寺之成上以承祖宗之鴻庥下以廣民庶之嘉惠聖天子之至仁大慈垂示乎億萬斯年者於此可見矣於戲盛哉敢拜手稽首而述讚曰

明明上天祚我皇國聖祖神宗立我民極於昭武皇懋建丕績憲章修明民用齊飾天下為公仁廟受策治極

而圯或斁彝則迺睠明哲是保是翼俾乂而安弗邇以
逖祝融效靈海若率職更相吉土此惟與宅吉土惟何
建業舊邑龍依崇丘虎有盤石昔有居者不稱厥德惟
我聖皇天命攸迪川寧於波田宜於穡民用孝敬神介
景福帝命不遲師武臣力遂開明堂受天之歷廟而祖
饗郊而帝格治功告成庶物蕃息江流湯湯經我南服
中城有宫皇所肇迹惟時父老載慕疇昔雲來月臨庶
我心懌皇帝曰嘻予豈汝釋維大覺尊寶相金色常以

慧慈拯汝迷溺我即我宮作祠奕奕照汝淨月沐汝甘
澤汝見大雄如我來即馬寳象寳珠貝金璧凡爲汝故
我施無惜無菑無害居佛之域民庶稽首我不知識我
願天子聖壽萬億與佛同體住世有赫一誠報恩有永
無斁

元文類卷二十二

慧慈拯汝迷溺我即我宮作祠奕奕照汝淨月沐汝甘
澤汝見大雄如我來即馬寶象寶珠貝金璧凡為汝故
我施無惜無菑無害居佛之域民庶稽首我不知識我
願天子聖壽萬億與佛同體住世有赫一誠報恩有永
無斁

元文類卷二十二